

My Broadcasting  
Girlfriends

方世杰 著

# 我的播音系女友

和当红电视、网络女主播一起走进广播学院，寻觅  
女主播别样的爱情故事

著名网络写手、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方世杰  
潜伏七年精心酿制出史上第一部半自传体  
话题小说《我的播音系女友》

新浪、搜狐、天涯、腾讯等数十家门户网站上亿点击率，  
回帖超越百万的网络超人气小说《冬天里的一棵树》  
正式更名为《我的播音系女友》隆重出版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My Broadcasting Girlfriends



# 我的播音系女友

FANG SHI JIE

方世杰 作品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播音系女友 / 方世杰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 - 7 - 5438 - 7108 - 3

I. ①我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7489 号

## 我的播音系女友

方世杰 著

出版人: 李建国

责任编辑: 莫艳 吴韞丽

装帧设计: 谢滨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长沙市雅捷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1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7108-3

定 价: 22.80 元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Chapter 01	002
Chapter 02	065
Chapter 03	101
Chapter 04	127
Chapter 05	145
Chapter 06	167
Chapter 07	172
Chapter 08	194
Chapter 09	206

# 《我的播音系女友》

——广播学院男女

## 前 言

都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，但却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。

我们都拥有我们自己的画笔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画笔画出一座房子、一只蝴蝶、一片蓝天，我们画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。

还记得那个夏天吗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你我，在大街上自由、笨拙地奔跑。

还记得那个夏天吗？你我并非同桌，阳光灿烂的午后却让我遇见了你。

还记得那个夏天吗？我们坐在北京老街坊被电线划伤的天空下，顺着你手指向的地方，一起看那遥远的风景。

还记得那个夏天吗？校园里那些曾经鲜活的笑脸，定格在毕业照上却已有些泛黄的味道。

我想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夏天，一个不可替代的夏天。



## Chapter • 01

---

播音主持系的女生长得都跟祖国的花儿似的，一个比一个艳，一个比一个嫩。不过，她们都有一张刀子般的嘴，好像是带刺的玫瑰。

北京，中国伟大的首都，一个沙尘暴经常光顾的国际化大都市。我所在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，一所出产过著名节目主持人，也出产过普通观众与社会失业者的传媒类著名学府，就坐落在这个大都市的东郊古运河畔。

认识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，一切都要从五月的那个下午说起。

播音主持系的女生长得都跟祖国的花儿似的，一个比一个艳，一个比一个嫩，不过我们宿舍几个人都知道，她们都有一张刀子般的嘴，好像是带刺的玫瑰，一般人都不敢惹。

但是，我们却偏要去惹她们。

所以在一些有些犯罪气氛的下午，我和三个室友一起玩纸牌，说好谁输了就要到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下喊上几嗓子：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喊完了还必须吼上几嗓子情歌。

张了了是谁？

我不认识，宿舍里的其他三个室友也不认识。只是听说张了了是个美女，



是播音主持系的美女。

玩纸牌的结果自然是我输了，要不然就不可能有下面的故事。所以在那个风和日丽、天高气爽的下午，有人看见一个长得颇有些犯罪特征的男生，抱着一把破吉他，被三个室友推推搡搡、猥猥琐琐地朝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走去。那个男生就是我。

刚走到播音主持系女生宿舍楼前的树下，周围就渐续围满了人。只听人群中，三个室友一边起哄高呼：“上啊，上啊！”一边向其他看热闹的人宣扬，说我要向播音主持系的张了了同学真情表白。

都还不大认识，哪来的真情表白啊？我想。

围观的人一看我那副猥琐样，就知道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明知道癞蛤蟆吃不上天鹅肉，但他们却偏偏喜欢“想吃”这个过程。于是，他们和我那三位室友一起高呼：“上啊，上啊！”接着就是叮叮当当的响声，我听得很清楚，那是有人在敲饭盆。

在众人的怂恿下，我酝酿了一下情绪上前一步，摆了个很帅的姿势，按照事先规定，朝楼上喊了几嗓子：

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

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

……

周围一片哄笑，有人打岔，憋着嗓子，阴阳怪气地也跟着我喊了起来：“张了了，我也好寂寞啊！”

又是一片哄笑。

突然之间，我怎么觉得我那可爱的脸蛋就那么的滚烫呢？好像是两个刚出锅的熟鸡蛋。

人群中又传来起哄声：“唱啊！唱啊！”

我矜持不过，于是扯起我那副破公驴嗓子，弹起我那可爱的破吉他，唱起了郑钧的《灰姑娘》：

怎么会迷上你，



我在问自己，  
我什么都能放弃，  
居然今天难离去，  
你并不美丽，  
但是你可爱至极，  
……

一曲还没唱完，三楼的一扇窗户就打开了。

人群中一片轰然声，有人吹起了口哨，有人一齐高呼道：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  
张了了，我好寂寞；张了了，我好寂寞……”

望着三楼那扇打开的窗户，我心中那个紧张啊，像有根鼓槌在咚咚敲打。  
于是，我又弹起了吉他，唱起了我那可爱的歌谣。

只见柔软的夕阳斜照在窗台上，一只慵懒的小手，轻轻地拉开了花布窗帘，  
探出一个睡眼迷离的脑袋来。那绝对是一个小巧的、漂亮的、可爱的脑袋。只  
听她操着一口浓厚的重庆口音，嘟哝道：“唱啥子唱，吵得老娘觉都睡不好！”

听到周围同学的笑声尖叫声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女生自然就是张了  
了同学了。

接着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她端着一盆水从楼上朝我泼了下来……

我操起我的破吉他，赶紧跑掉了。

刚才一幕虽然确实实地发生了，但这却叫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，无论  
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份：当时我身穿一件黑色外套、一条乞丐牛仔裤，脚  
蹬一双破球鞋，俨然一个社会小瘪三，还抱着一把破吉他，又好像是个街头卖  
唱的行为艺术家，这叫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就是北广信息类专业一名大  
三的学生。

我对张了了的第一印象是模糊的，只记得她那泼辣的言语表里，微带一点  
莫斯科街头女孩的忧郁气质。

第二次见到张了了，是在我们学校南校门口的地铁站内。



记得那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相遇，相遇的情节老套得甚至有点韩国电视剧的意味。大概是晚上 11 点钟的样子，我随着人流走出地铁列车，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女孩子身上。

地铁站内，当时很多人都在看她。

那个女孩子在人群中之所以显得特别，是因为她走路时歪歪倒倒、大大咧咧的，若是有心怀不轨的男人想借机靠近她，准会被她破口大骂奋力打走。

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她一定是喝了不少酒。

出了地铁站，在下天桥台阶的时候，她的身子似乎站不稳，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。

之前我怕招惹麻烦，出于一种“自我保护”意识，所以一直躲闪着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但此时我还是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抓住她的胳膊，拉了她一把。

在靠近她身体的一瞬间，一丝甜甜的香水味混杂着另一股强烈刺鼻的酒味钻进我的鼻子。此刻我担心的是，她会不会恩将仇报地伸手将我打走，但没想到她只是摇晃着脑袋，转过头来用一双红通通的眼睛看我，一副好像认识但终究又不认得我的神情，醉意盎然地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还给了我一个醉人的微笑。

她对我的言语还算礼貌吧。

我也还以一笑，正准备放开她，但她的身体突然一软，就瘫倒在我的怀里了。我呼喊她，她没有给出任何反应，估计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当时有很多过往的人都在看我们，我窘迫地抱着她也不是，推开她也不是。

我向来以雷锋自居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岂可扔下她不管？更何况一瞥之下她好歹也算是个美女，为了给自己一次和美女“亲近”的机会，于是我扶着她开始歪歪斜斜地往前小步地走。

走下天桥后，我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打算。于是我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胳膊：“喂！”希望她能醒过来，至少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信息。但她依旧没有给出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反应。

她的头发凌乱，打扮有些成熟，不过我仍然能看出她的身份：她和我一样，一定是位大学生。至于是哪所学校的学生，我就不大知道了，因为另一所大学

北二外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）就和我们学校毗邻相隔。

或许她是二外的女生吧，我这样想。

正准备扶着她往二外南校门那边走，但我立即又否定了我之前的判断。因为路灯之下，在她撇嘴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一丝忧愁滑过她的脸颊，仿如忧郁的莫斯科街头女孩。那股熟悉的忧郁气质，让我重新认识了她，我终于记起她便是那天下午我招惹的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，她叫张了了。

思考了三秒钟，我做出决定扶着她开始往我们学校里走。一路上，我一直想着各种法子试图弄醒她，并询问她的宿舍电话号码。不过从路口到校园西门这期间，我努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她唯一的一句回答：“杨晨！”

当她带着痛苦而亲昵的口吻说出这两个字时，我猜她准是失恋了，而且“杨晨”很可能就是今晚让她有醉酒理由的前任男友的名字。

刚进入校园时，她突然推开我身子向一旁倾斜，伏在路边呕吐起来。到了最后，她瘫软在地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以至于我只能背着她行走。

虽然有“一面之缘”，但毕竟我们还不算太熟，更或许她根本就不大认识我，没把我这样的“流氓”放在心上过。背着这么一个陌生的女生在校园的夜色里行走，多少会吸引别人不太友好的目光。当有人开始朝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三里屯的一个嫖客似的。

想来真是罪过。

三个月前我在张了了宿舍楼下弹过吉他，所以我还依稀记得她宿舍楼的位置。但是我并不认识她们宿舍的人，也不知道她们宿舍的电话号码，到了她宿舍楼下就想还是叫管理宿舍的阿姨把她扶上去吧。

我将她放下来扶着她去敲阿姨值班室的门，过了好半天阿姨才在屋里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谁啊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但凡不曾涉及自身利益，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撒谎，所以随口就说：“阿姨，我一同学喝醉了，麻烦您帮我扶她上去。”

阿姨一听就来了精神，“噔噔噔”地往门外跑，嗓门更是高亢：“喝醉了？

谁喝醉了？小崽子们不好好学习，尽去外面瞎闹腾。她是哪个专业的啊？叫什么？辅导员是谁？看我不报系里去……”

等阿姨拖着拖鞋从值班室里冲出来的时候，我早就背起张了了撒开丫子跑掉了。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：要是张了了被报系里去，让她来个全院通报批评什么的，那改天她非宰了我不可。

后来我背着在背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她，在校园里瞎逛荡，从东门到西门，从北门到南面，想来想去的不知道将她丢到哪个角落才好。这期间，我试图将她放在一栋教学楼的门口，但刚放下她准备离开时，她迷糊中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，嘟囔道：“我冷！”

这让我有些不忍心了。

我一向都自认为是个心善的人，特别是在美女面前。不过这次心善的代价是：我不得不花100元钱将她送进东门外的一家旅馆。

刚进旅馆房间时，张了了好像醒了，她在我背上迷迷糊糊地喊了句：“爸，给我拿拖鞋！”喊完她竟然自己从我背上滚落了下来，双手抱着门死活不肯走了，嘴里不停地呼喊：“爸，拖鞋！”

嘿，我想她一定是把旅馆当成她家了，那我就不妨当回她爸。听她的口气她在家准是一小公主，当她爸还挺困难的。于是我把门卡插在取电孔上开了灯，然后去床边找了双一次性的拖鞋递给她。她迷离着眼将拖鞋套在脚上，自己站起来歪歪倒倒地向前走。

我怕她摔倒连忙去扶她，她一把推开我说：“爸，你腰不好。我不要你扶，我都长大了。”

嘿，她还真孝顺。

等她走到床边一头扎了下去，我以为她不会起来了，哪想她翻了个身，又喊道：“妈，我要喝水。”

我顿了一下，看来刚当完她爸又得给她当妈了，于是赶紧去拿杯子给她倒水。

她喝完了水，把杯子推给我，睡意朦胧地说：“妈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出去啊，



帮我把门带上。”

我说：“哎！”然后端着杯子就往门外走去，但刚走到门口，我突然愣住了。我说你还真把这里当你家、把我当成你妈了啊！

回房锁上门，转过身时，我发现她躺在床上眼也不睁、摇头晃脑地就开始脱衣服了。不多会儿，我就看见她的衣服、袜子到处乱飞，有飞到窗台上的，有飞往电视机的。“啪”的一声，好像有个东西落在了我的脑门上。我伸手一摸，还挺柔软的，拿过来一看：妈呀，我的鼻血啊！竟然是她的内衣。

她喝的酒可能太多了，吐了一晚上，而我则是一会当她爸一会当她妈的“伺候”了她一晚上。

好不容易眯上眼能睡上一会儿，天就亮了。

很快我不得不醒了过来，因为我听见她愤怒的尖叫声。

当我抬起头来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发现自己坐在地上趴在床边，而双手隔着一层薄薄的棉被放在她的胸口上时，我尽力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回应她。

但她的尖叫声更大了。

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她突然止住了叫声，用美女打量流氓的那种眼神盯着我仍旧停留在她胸口上的那双大手，无比愤怒地说：“还不把手拿开！”

我这才赶紧移开了我的双手。

“你是谁？”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。

此刻她看我的眼神，是一种复杂的无法描述的混合体。

“我们认识吗？”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。

我还不及回答她前两个问题，她的第三个问题就来了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于是我跳过前面两个问题，直接回答了她的第三个问题：“这里是旅馆。”

“啊？什么？旅馆？”她警惕地四下打量了一下，随即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接着就是轻轻地揭开被子，当她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后，毫不犹豫地又给出了一声唯恐五公里外听不见的尖叫。紧跟着她一脚就朝我蹬了过来：“你个臭流氓！”

我好不容易刚从地上爬起来，得，现在一下又重新坐回地上去了。



在她将枕头之类的东西扔向我的时候，我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，并一再保证我没对她做过什么。但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。

等床边无一物可扔的时候，她突然停止了呼喊，默默地站起身来裹着床单四下找衣服。等她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时，她警告我说最好别把昨晚的事说出去，否则我很可能会吃她一耳光。

我想真是好心没好报，早知你美女皮囊蛇蝎心，昨晚就该将你扔到大街上去。

我们男生宿舍共住着四个人：我、韩小斌、韦阳和许强。

我和韩小斌、许强属于一般人，而韦阳则不同，他长得特有气质，一看就像是电影明星，演《地雷战》里二鬼子的。

我们四个人号称我们信管专业的绝对主力，主要擅长打扫卫生、冲洗厕所、半夜跑大街上去帮女生买零食等苦力活，因此又被女生称作是信管专业的“四头牲口”。她们需要苦力时，一个电话随便就能从我们当中牵一头走。

告别那位蛇蝎美女，回到学校宿舍，那个袜子臭味和老鼠、跳蚤充斥的空间。宿舍里就只有韦阳一个人，其他两个人一定又是去大献殷勤帮女生干苦力去了吧。我这样想。

韦阳见到我后，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，不时冲我挤眉弄眼的，弄得我抖了一地的鸡皮疙瘩，要不是他后面提出的问题，我还误以为他哪根神经出了问题，性取向发生了改变。

他问我昨晚感觉如何？是否美好？

我问什么是否美好。

他笑得特贼，说陈杰，你丫的就装吧，昨晚背着个女生去旅馆，可不巧让我们几个人给看见了。说着，他故意咳嗽了两声。

我是个多少有点爱面子的人，想到既然昨晚的事已经被他们看到了，何必再隐瞒否认？于是就说张了了的身材很好，汹涌澎湃后一切都归于美好。

张了了是一米七的个子，合宜的体重，就一标准的模特身材，这点毋庸置疑。

虽然我这样说觉得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最终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，因为这句话或多或少的给张了了带来不小的伤害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说张了了身材很好一切都归于美好，宿舍几个人就真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于是我们系的所有女生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学院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包括我们的辅导员，还有管教学楼厕所卫生的李阿姨、马大叔等。在这所具有传媒特色的学校，流言播散的速度和广度总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

自从那天在旅馆分手后，我和张了了一直没见过面，直到有一天下午，她一个人跑到我宿舍楼下展示她嗓音的美好，表演狮子吼：“陈杰，你丫的给老娘滚下来。”

当时我穿着裤衩坐在电脑前正沉溺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中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宿舍楼的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找我，但我想有个美女找我总比没有美女找我的要好，于是便抓了件衣服雀跃地跑下楼去。

下楼后，我发现张了了面前已经战战兢兢地站了三个男生，原来他们也叫陈杰。张了了叉着她的小蛮腰，就像是辅导员训话似的看了他们一眼，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不是找你们，我找信管专业的那个陈杰。”

“哦！”他们这才舒了口气，撒开丫子赶紧跑了，老远就听见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：“这娘们真牛，听说她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里打耳光出了名的，幸好不是找我。”

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波小说里的陈清扬，不禁有些紧张。

陈清扬在王小波的笔下，也是个以打男人耳光为乐的女人。

小心翼翼地走到张了了面前，我露出一口好板牙，挤出一点可怜的笑容，尽量让自己可爱一点。我问她：“你找我啊，好久不见呀。”

张了了当时眼眸有一丝淡淡的忧伤，仿如有水在静静的流淌。这让我不由又多看了她几眼，其中还看了她的胸部，想象着我的一双大手放上去是否合适。不过并没有留给我多少想象的时间，她就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，响声如同惊雷，就只差云彩了。她说：“陈杰，你个哈儿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脸啊？”



我愣在那里，我没有开口问她为什么要打我，因为我准备开口问她时，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我捂着滚烫的脸颊，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最后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：“妈呀，疼死我了。”

我带着印有五指印的脸往宿舍里走时，发现很多人都在用充满疑惑的眼光看我。我妈可以给我作证，我不是火星来的，真的。

回到宿舍后，宿舍几个哥们也挺有爱心的，把我围在中间，盯着我的脸左右地看。韦阳啧啧地说：“哎哟，那娘们是练过九阴白骨爪的吧？”

而许强则直摇头，他坚持认为，我脸上的明明是鸡爪手抓过留下的印记。

可以说我和张了了现在都是校园里不大不小的“名人”了。她的出名，是因为她之前经常会出现在校内外许多文艺活动的主持台上，在某个圈子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节目主持人。而我的出名，则是因为在某个晚上将她这么一位节目主持人背进了旅馆，而且还在几天后的某个下午吃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
我想我们之间不会再见面了吧，但偏偏在一周后又让我遇见了她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学院在小礼堂公演了一场学生自导自演的话剧，而作为话剧剧本主编的我自然要活跃在舞台的背后。和我一同奋战的还有我们宿舍的其他三位室友，他们三人也为这场话剧的顺利开演作出了不少贡献，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茶水和台面的清洁卫生。

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专注于话剧剧本的编写和修改，所以很少问及话剧开演的其他许多事情，直到话剧开演前几分钟，我才急匆匆地赶到后台休息室，因为我觉得剧本里有一个女主角的台词如果修改一下的话，那么话剧的感人指数将会提升N个百分点。

在刚踏进后台休息室时，我和她撞了个满怀。

她“呀”的一声，站稳脚跟后定眼看了我一眼，随即露出一副惊讶而嗔怒的表情：“是你？”

我也认出了她，她就是张了了，播音主持系的那个打过我耳光的张了了。



我说：“不是我难道是鬼呀？”

她撇了一下嘴，微微不满地哼了一声，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。”

这时，旁边一个身着正装的男生叫了她一声，她又留给我一个杀手的眼神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我找到话剧组的女主角，给她讲了台词修改的事，这才走到一边坐了下来。不巧的是，坐在我旁边的人竟然又是她——张了了。

张了了一身淡绿连衣裙，浓妆艳抹的，按照女生的话来说要多妖孽有多妖孽，简直就一现代版的白骨精。

想到那天她打我一耳光，我有点不爽，瞥了她一眼，还有她的白骨爪，就说：“来看话剧也打扮得这么妖孽啊？”说这句话时，我完全忘记了她“主持人”的职业。

当时她拿个镜子正在补妆，听见我的言语里带有讽刺，侧目不友好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就站了起来，然后抬脚就将她的高跟鞋放在了我的脚上，还挺用力的。

我咧开嘴正要抗议，哪想到她转身“噔噔”地换了副走路的姿势，要多婀娜有多婀娜地向着舞台上飘过去了。

在她拿着话筒，唱歌般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台词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原来她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。

她念完台词，退下场，回到了后台，又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。见到我后，她刚才在舞台上的笑容立即烟消云散了，一副我欠她钱没还的仇恨表情。我想她变化还挺快的，简直就一标准的变色龙啊。

我一直都比较欣赏那种多才多艺的女孩子，以前只是听说过张了了经常活跃在校内外一些节目主持台上，但从未亲眼所见。刚才看到她出彩的节目主持表现，忽然之间不禁对她生出了莫名的好感。想到之前我吃过她一耳光，那也有一半责任在我，是我没管好自己的这张破嘴。看在她是美女的份上，一耳光之仇，就算了吧，我想。

